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四十回 怪現狀何堪目睹 丑官僚到底心虛

賈少奶又道：「我此時須往曹公館去，約老八等一班人，不能再來望你。你到夜間十點鐘左右，到我家來，必須依計而行，不可有誤。」媚月閣連連答應。賈少奶隨即坐包車到曹公館去，那時已有四點半鐘，曹少奶還沒起身，李姑太太也陪她睡著。賈少奶不便驚動她們，先到外房打一個得律風給甄大小姐，約她到曹公館中講話。甄大小姐接了得律風，急急坐馬車趕往曹公館，去時曹少奶和李姑太太二人，已雙雙起來。不過曹少奶一睜眼便要抽煙，因此賈少奶已預先打就五六個煙泡，待曹少奶洗過面，高喚一聲來罷，曹少奶更不多言，橫上煙榻。賈少奶雙手托槍，向她口內便送。曹少奶一口噙住，頓時嗖嗖抽將起來。甄大小姐見了賈少奶，問她叫我來有甚話講。賈少奶便說：「媚老二自那天由伯宣處出來之後，現住在不克登，我想他們這樣挺下去，終不是個了局。我們都是老二的多年姊妹，禮該設法替他們融解融解。況且那天我們都在場目睹，當時不防他們鬧出這般把戲，所以不及插口相勸，事後若再不替他們設法轉圜，如何對得住朋友。故我想請你們三位今夜同到我家，還有男客一方面，我已教我家少爺請你家仲少爺和這裡少爺還有魏老爺等，同去商議調和之法。那天在場諸人，除了魏姨太太與老二不甚相合，故未請她外，其餘仍是原班，但願將來能教他們夫婦和睦如初，也是一樁好事。」甄大小姐等聽了都極贊成。曹少奶吸罷煙，賈少奶又催她和李姑太太二人急急梳洗定當，自鳴鐘已打七下，四個人同坐汽車到了賈家。賈少奶悄悄問王媽壁洞中可曾聽出什麼？王媽回言：「我在樓窗口親眼瞧見魏姨太太五點鐘時候已進趙公館，此時還未出來。適才雖然抽磚頭聽過一次，但只聽得他們唧唧噥噥的說話，聽不出他們說些什麼。」

賈少奶點點頭，又吩咐王媽待包車夫拖空車回來時，命他火速往三馬路鎮江菜館中叫一桌菜來。吩咐既畢，自己仍到那邊陪曹少奶等吸煙。不一會琢渠已和雲生、文錦、仲伊等一班人回家，雲生原未知他少奶奶也在那邊，見了不勝詫異，說：「咦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賈少奶使把自己請她們來家，想為媚月閣夫婦和解等情說知。雲生大笑說：「怪道琢渠昨晚不贊成輪流請客，今天忽然邀我們來家打撲克起來，我很詫異，他前後兩歧，而且請客又只請得我們三個，原來奉著內務府之命，不然琢渠豈肯這般大出手呢。」琢渠笑道：「那也不見得。難道賈琢渠便小器到這般地步，一年之間，請一兩次客，也許有的。」文錦道：「你們別多說咧，適才我拿著幾副好牌，就被老琢硬拖回來吃飯，現在有飯的快拿飯來吃，沒飯的快快打牌。」賈少奶奶笑道：「魏老爺真性急，酒菜已著人去叫，還沒送到，至多停一刻工夫就來了。」文錦道：「如此牌呢？」琢渠答道：「有有。」說進在懷中掏出兩副新外國紙牌，仲伊搶在手中，抽出一看說：「你幾時買的？」琢渠笑道：「還要花錢買呢，適才我在藍河別墅處，乘人不備，抓了兩副回來備用，橫豎他們頭錢賺了我們不少，就貼兩副紙牌，也不為過。」仲伊笑道：「怪道和那邊的一式無二，原來是你偷的。」雲生道：「難為你想不透，琢渠這人肯吃虧的麼！」

眾人大笑。文錦一腳奔到起坐中，教王媽幫他將方台扛至正中，親自端了凳坐下。拍手大叫快來。雲生等應聲出來，四個人各據一方，頓時打起牌來。賈少奶等一班人，也隨著出來觀看。就中以文錦最為高興，手氣也最壞，動不動做白辣夫，往往被別人捉破，因此輸得最多，不住的大呼小叫。賈少奶深恐聲音傳到隔壁，被魏姨太太聽見，有了準備。忙教王媽閉上房門。賭了一個鐘頭，卻是琢渠獨贏。夫妻兩個，好不歡喜。恰巧車夫叫的菜也送到了，賈少奶命王媽先拿往廚房中蒸一蒸熟，再行端上，請眾人歇賭，收拾乾淨檯面，八個人坐滿一桌，彼此都不飲酒，吃菜的吃菜，用飯的用飯，不多時已菜足飯飽，紛紛離席。雲生癡發，急急跑到煙榻上橫下，高叫那一個替我裝煙。賈少奶應聲上前，眾人也聚在煙榻旁邊。琢渠先發道：「現在我們可以開談判了。」

話猶未畢，忽聞樓下叩門聲響。王媽正在外面收拾殘，答應一聲來了。琢渠急忙止她道：「且慢，先問問是誰，再開門不遲。」賈少奶一邊裝煙，一邊說：「不妨事的，王媽去開罷，此時決無外人前來。」王媽聞言，丟下碗筷，三腳兩步奔下去開門。琢渠站在起坐間樓窗口觀看，見進來那人，可巧是媚月閣，進房對眾人說了，眾人都各一怔，說她來得好巧。此時媚月閣已走上樓來，一見眾人，頗露驚異之色說：「原來曹少奶也在這裡，我正想到你公館中去望你呢。」

曹少奶見了媚月閣，想起那天被伯宣欺侮情形，心中頗覺憐惜，慇懃與她攬手問好。李姑太太更起身讓她坐下，問她才從那兒來，現在是否住在不克登？媚月閣一一回答畢，賈少奶橫在煙榻上，高聲說：「老二，我們預備同你家老爺講和呢。你這樣一股火氣的出來，也不是個道理。講到女人嫁丈夫，原指望靠他過一生一世的。就是老爺錯怪了你，虛則虛，實則實，有話不妨明講，何必趁自己性氣，掉頭就走，弄得大家難以為情呢！」

媚月閣搖頭道：「你那知此中曲折，這人委實太沒良心。就是他來尋我的事，我也預備和他決絕。現在他既厭惡我，我就遂了他的心意，出來何妨。」賈少奶笑道：「這句話奇怪得很，倒要請教，因何知道你家老爺沒良心？他娶你的時候，不是十二分鄭重，特請方四少爺作媒的嗎？就是娶你以後，我家近在隔壁，從沒聽得你家有一回高聲大氣，這般恩愛的夫妻，還說厭惡，不知怎樣才算得好呢？」

媚月閣頓足道：「唉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他在娶我的時候，原沒甚麼差池。不過現在他已變了心，不知如何，結識了四馬路一個野雞，趁我不在家的當兒，竟把這野雞招回家來。我早已知道，只因礙著他的顏面，不便鬧破。誰知他日前竟反咬我一口，還要假造憑據，這明明是他心中厭惡，要我走了，他好娶這野雞為妻，我又何必羈住他家，作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呢。」眾人聽了都很詫異。賈少奶笑說：「你家老爺為人，未必這般下賤，你休錯疑他罷。」文錦哈哈大笑道：「伯宣這人，果然很不老成。但野雞卻從沒見他打過，我和他相識多年，這件事卻可擔保。」

琢渠等也說伯宣決不至此，老二休得輕信人言。媚月閣道：「你們若不相信，此時不妨到他家去搜一搜，包你有個野雞婆藏在房中。如搜不著，我情甘服罪。搜著了我也不願意和他理論，只求各位幫我的忙，教他把我自己所有的東西還了我，彼此一刀兩斷，免得日後不乾不淨。」琢渠笑道：「我們又不當警察，怎可擅入人家去搜呢！」這時候王媽正靠在房門口聽他們講話，聽到這裡，忽然插口笑道：「搜雖不能搜，聽卻可以聽的。」眾人聞言，一齊回頭對她觀看。琢渠喝問：「你講些什麼？」王媽陪笑說道：「那邊房裡牆上有塊磚頭，還是搬場的時候碰活動了，至今沒有修好。平時用一張月份牌遮著，倘將這塊磚頭抽去，正是趙公館的臥房，那邊說話，我們這裡可以聽得。」琢渠罵道：「放屁！我們這裡講正經，要你胡說什麼！」

雲生此時煙已吸足，一谷碌從煙榻上坐起說：「琢渠別罵她，叫帶我們去聽聽，倒也很有趣的。」文錦、仲伊二人也說要聽。王媽先走，眾人隨後都到琢渠臥房之內，看王媽抽出磚頭，雲生第一個湊上去聽，聽了一會，忽然笑將起來。賈少奶慌忙對他搖手說：「別高聲給隔壁聽見了。」雲生掩著口仍是發笑。文錦問他聽出些什麼？雲生連連搖頭。文錦心癢難熬，教雲生讓他聽，雲生不肯。文錦急了，使勁把雲生拖開。不意他費了許多氣力，仍被仲伊享受現成天下。雲生才一離開，他早已湊上去聽了。文錦無奈，只得向雲生盤問那邊講些什麼？雲生見旁邊人多，笑道：「說不得，你自己去聽罷。」

文錦好不難受，教仲伊讓，仲伊也和雲生一般，笑著不肯。眾人不曉得二人聽出什麼妙處，都想湊上去聽他一聽，人人心中都熱辣辣的。賈少奶笑道：「壁間只有一個洞，照這樣一個個輪流聽下去，拍不要聽到天明嗎！況聽見了看不見也是枉然，就是裡面有女子聲音，或是他家娘姨，也未可知，豈能硬派他是野雞。我看趙公館的對門，就是魏老爺公館隔壁，那所房子，不是空著嗎？我們何不教看門老兒開了空屋的門，上去看看，或者可以望見越公館房內。如望不見，不過白跑一趟扶梯罷了。」眾人齊聲稱好。賈少奶隨命王媽找著看弄堂門的老兒，教他開空房子的門。老兒只當他們要租房子，說裡邊沒電燈，黑漆漆的明兒看罷。王媽道：「你莫管他黑不黑，開了門我們自己能看的。」

老兒無奈，只得取鑰開門。賈少奶等眾人魚貫入內，王媽身邊帶有洋火，一路走，一路劃火照著，上了樓梯，文錦隨在後面，

走到最末一級，不知被什麼東西一絆，險些兒栽下樓去，幸虧雲生手快，將他抓住，雖沒跌下，卻已遭了一身灰塵，文錦連叫晦氣，眾人都覺好笑。賈少奶趁這當兒，站一站定，看準方向，走到右首一間亭子間門口，命王媽不可劃火，暗中摸索，到窗口旁邊，輕輕拔出鐵栓，先開了裡面的玻璃窗，再開外層百頁窗。這兩扇窗才一推開，伯宣家心內那盞一百支燭光的電燈光，已直射過來。賈少奶當窗站著，深恐被對面伯宣瞥見，即忙閃在一旁觀看。這天恰因傍晚天氣頗熱，伯宣家前窗開了，忘卻關閉，他明知對面是所空屋，防不到有人進去偷看，故而並不用一些兒物件障蔽。自己與魏姨太太二人，大著膽戲謔了一會，竟仿前兩夜的舊例，老實不客氣，在沙發上並肩疊股。剛才雲生和仲伊二人在賈家房內聽了只顧發笑說不出口的，便是這個緣故。此時賈少奶一眼看去，不覺味的一聲笑將起來。回頭看雲生等眾人，也都在暗中掩口胡盧。曹少奶等幾個女客，羞得別轉頭不敢再看。文錦還不知那女的便是他姨太太，看得十分得意，一手把雲生推了一推，一手又把琢渠擰了一下，笑道：「好玩意兒，媚老二說的話果然不錯，那女人一定是個野雞，常人決沒這般不要臉的。」雲生被他推得幾乎跌倒，琢渠也被他擰得生痛，齊聲說：「胖子莫非看瘋了嗎。」這時候賈少奶忽然叫道：「你們莫鬧，那野雞快抬頭了，我們大家須得看仔細她的面孔，以免日後在四馬路遇見了錯過。」

眾人聞言，頓時又定睛觀看，果見那女的徐徐抬起頭來，電燈光下，照得非常清楚，這邊眾人中，文錦開口說了個嘆字，接著賈少奶怪聲怪氣的說道：「阿喲，這人不是魏老爺的姨太太嗎！」還有曹少奶等一班人也已看見，但都和啞子一般，沒一個人做聲得出。單有媚月閣從旁一陣冷笑道：「阿喲喲，我還道是個野雞，原來是魏老爺的姨太太，真正是我眼睛氣花了，請魏老爺恕我無知之罪。」文錦被她這幾句冷語，說得萬分難受，緊漲著臉道：「你你你們莫說這句話，天下面貌相同的人很多，小妾好端端的藏在內，伯宣又沒妖法，焉能攝她過去，你們這樣說了，於我名譽原不打緊。但在小妾一方面，關係很大。她若因你們誣蔑了她，尋了短見，請問你們可能擔當得起？」媚月閣聞言，氣得做聲不得。賈少奶笑道：「我也不信那邊的就是魏姨太太，一定是面貌相同的人，我們從暗中望去，因而看錯無疑。好在魏老爺公館近在隔壁，我們不妨走過去問一聲，如若姨太太在家，我第一個給魏老爺叩頭請罪，恕我目力不濟，胡說亂道。至於性命出入，我們誰也擔當不起，你道如何？」

眾人都說此法甚好，文錦氣吼吼的當先下樓，眾人陸續出了空屋，賈少奶奶恐文錦先去叩門，和下人串通，說姨太太在家。暗中示意媚月閣，教他貼緊著文錦走。媚月閣會意，搶前幾步，先到魏家後門口站定，接著文錦上前叩門，野面梳頭娘姨只留心著前門，不防文錦忽然從後面回來，一開門猛吃一驚。又見媚月閣等一班人都在旁邊，更不知為著何事，戰戰兢兢叫了一聲老爺，文錦喝問姨太太在家嗎？他心中想無論姨太太在家不在家，只要那娘姨答應一聲在家，便可模糊了事。不意那娘姨見了這許多人，先已嚇昏，更兼做賊心虛，見賈少奶亦在其內，疑惑是她出頭告訴了文錦，自己不敢隱瞞，只得答應說出去了。文錦大怒，又問往那裡去的？他問這句話，仍存著一個退步之想，娘姨若推說往別處去了，還可搪塞過去。豈知那娘姨素來刁鑽，此時忽然變得老實起來，聽文錦一問，脫口便說在對面趙公館裡，老爺若要找她，待我請她回來。文錦聽說，差憤填胸，一伸手便打了娘姨兩個嘴巴，罵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，誰要你喚她回來。」一面對眾人說：「我們仍到對面去講話罷。」

於是眾人重回琢渠家內，賈少奶大功告成，心中好不歡喜。曹少奶等原指望為媚月閣夫婦勸和，不意旁生枝節，又攪出了一件案子，心中有些懊悔，不該插身干預其間。媚月閣心中雖十分不快，但報了魏姨太太之仇，也彷彿了卻一樁心願，故意向文錦道：「魏老爺何不請姨太太回來問問她，是否由那邊用邪法攝去的？」文錦歎道：「請你不必說了，也是你我倒霉，一個嫁了這種男子，一個娶了這種女人，說出來彼此都不甚光輝。現在我們應該取同一態度，如要正式辦理，我們大家請律師告他一狀，橫豎當年我和他一場官司沒打成，想必我們命中合該打一場官司才散。所以不上公堂，了不脫這重公案。如若彼此願意顧全面子，和平了結的話，你也不必跟那姦夫，我也不再要那淫婦，從此一刀兩斷。在場諸位，都已目睹他們的行為，以後請勿再把他們當作人類看待如何？」

媚月閣聽了，自己拿不定主意，不知正式辦理的好，還是和平了結的好，眼望著賈少奶，等她眼色行事。賈少奶笑了一笑道：「老二，你打算怎樣呢？我勸你還是和平了結罷。究竟打官司自己出頭露面，還要損失律師費，很有些犯不著呢。」媚月閣道：「我適才原說不必再和他理論什麼，只須他把我自己的東西還了我就完了。不過我聽說魏姨太太曾拿我一隻首飾匣，也請魏老爺要歸還我才好。」文錦驚異道：「什麼首飾匣？」媚月閣道：「這是你家姨太太乾的事，請你自己問她便了。」

文錦見眾人都眼睜睜望著他，自覺站足不住，趁此機會，便道：「如此讓我回去看看，如有什麼首飾匣，馬上送來還你。倘若沒有，我可不管。」說著也不向眾人辭行，登登的奔下樓去，一口氣跑回自己家內。這時梳頭娘姨已往趙公館通了信，姨太太早已回來。文錦一見之下，想起自己為著她在眾人面前掃盡面皮，不覺無名火高升萬丈，也顧不得憐香惜玉，先將她痛打一頓，逼她交出那只首飾匣來，當夜便要攆她出去。姨太太苦苦哀求，文錦雖然心中不捨，無奈自己適才已答應了媚月閣，加之這件事鬧得太大，雲生等一班人都已知道，自己若仍虎頭蛇尾，將來還有何面見人，只得硬著頭皮，仿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故事，一面傷心，一面還是趕她出去。不過將當夜改為明天，並許她將所有衣飾，一併帶走。姨太太知道歷年置下的衣飾，足值萬金以外，有了這些東西，出去不難立足，故也別無他話。文錦將媚月閣的首飾匣，交給梳頭娘姨，送往賈公館去。自己走到樓下，一個人坐在客堂裡出神。樓上姨太太收拾自己的衣飾，暗將文錦所有值錢的衣服古玩，夾入自己衣箱，帶出去了。不少。梳頭娘姨捧著首飾匣送到琢渠家時，媚月閣和曹少奶等一班人都已他往，賈少奶命她將首飾匣留下，又詢知文錦將姨太太痛打逐出等情，不覺呵呵大笑。琢渠怪她該想到空屋中偷看的法子，害人家夫妻拆散。賈少奶怒道：「我早知魏姨太太，就不說了。你當時為何不阻止我們去看，現在還要放什麼馬後炮！」

琢渠不敢多言。梳頭娘姨辭別出來，想起適才無端被文錦打了兩個嘴巴，都為伯宣相與姨太太之故，真所謂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現在伯宣雖已知被文錦察破機關，但於驅逐姨太太一層，還未得悉，我何不借此為名，給伯宣通個信，並告訴他自己為他們挨打，多少敲他幾個遮羞錢出來，也是好的。主意既定，遂向伯宣家而來。伯宣正因魏姨太太回去後吉凶未卜，提心吊膽，一個人在房中踱來踱去。見了梳頭娘姨，忙問事情如何？」

梳頭娘姨不慌不忙，將一情一節對他說知，伯宣聽到姨太太被文錦一場毒打，不禁心痛欲裂。又聞文錦決意將他攆走，暗想這倒是一個絕好機會。媚月閣既與我脫離關係，我何不娶她回來填缺。再一思量這件事決乾不得，自己究竟是官場中人，一副假面具，始終不能除去。無論內裡如何品行不端，表面上務必裝作十二分正經模樣，才可瞞得住上官，欺得過下民，自己相與魏姨太太本是秘事，就是文錦不與他正式交涉，只將姨太太驅逐了事，也是不願意聲張家醜之意。我若堂而皇之，娶魏太太來家，豈不是自己揭去自己假面具，給人看破了嗎！並且官聲一壞，前程上也大有關係。因此魏姨太太雖被文錦逐出，自己也只可暗中來往，萬萬出面不得。不過文錦素日回家，從未找他姨太太，今日緣何反常起來，料想有人從中使了鬼計，否則他是個粗人，萬不致疑心到此。因問娘姨你家老爺回來找姨太太，還是他一個人來的呢？還是別人同來？」

娘姨道：「人多著呢，有賈少爺、甄少爺、曹少爺，還有他家一班少奶奶，連你家的那位姨太太，也在一起。」伯宣聽得有媚月閣在內，恍然大悟，知道一定是她告訴文錦的。她素知文錦溺愛他姨太太，故邀這許多人同去，當著大眾，教文錦愛莫能護，不得不將她逐出，用計果然很毒。在先我還打算她如挽人向我說說情，仍舊收她回來，現今她既然放得下這副辣手，我也決決不要她來家，就是帶來的衣服首飾，也休想還她分毫，將來我不妨都給魏姨太太，以報她被文錦毒打一場的損失。梳頭娘姨見他呆想，又說：「魏老爺因找姨太太不著，將我出氣，打了我兩個嘴巴。我自鄉下出來幫人家至今，從沒被人打過，今天也算是我倒霉，為別人受此冤枉，好處沒有，痛苦倒先吃了。」說著彷彿要哭出來的光景。伯宣已知她用意，微微一笑，在身畔摸出一張十元鈔票，塞在娘姨手中說：「你莫生氣，這是我謝你的一點小意思，請你收了，回家勸姨太太不必悲傷，出來了我自能設法替她安插。如一時沒地方容身，可借旅館暫住幾天，慢慢的待我找到房屋，再搬進去。我這裡萬萬來不得，一來怕就惹出是非，兩方面都有不利。總而言之，我既然累了她，決不令她吃苦，你教她放心便了。」

娘姨兩下耳光，換了十元鈔票，早已心滿意足，喜不勝言，聽說諾諾連聲，回家對姨太太說知，也甚歡喜。當夜娘姨幫著姨太太整理物件，忙了一夜。文錦因不忍親眼見他姨太太出門，故在樓下睡到第二天黎明，就溜往外面吃早點心去了。姨太太教那娘姨跟她同走。娘姨也知自己職司梳頭，姨太太一走，自己無頭可梳，飯碗總保不住，故也願意和姨太太同去，主婢二人，僱幾輛黃包車，連人帶物，裝到三馬路上海旅館暫時安頓。姨太太又打了一個電話到官銀行通知伯宣，伯宣得信，當日下午，便偷偷掩掩的到上海旅館來望她。兩人相見，免不得流了幾點眼淚。姨太太教伯宣趕快設法，替她另找房屋，住在旅館中，出入很為不便。伯宣一口答應說：「三天之內，包你有稱心適意的住所。」

姨太太大喜。娘姨知他二人還有別話，自己站在旁邊不便，隨說：「我到賈公館梳頭，趁趙老爺在此陪著姨太太，讓我去去就來。」伯宣道：「你日後可以不必往別處去梳頭了，姨太太一個人沒人作伴，你務必陪著她。至於外間梳頭，一個月該賺多少錢，我一併貼還你便了。」娘姨答應道：「趙老爺說得不錯，少停我向賈少奶那邊辭了就是。」說著出來，僱車坐到新開，賈少奶已候她多時，見了笑說：「你原來跟姨太太一同出去的，怎不早對我說一聲。我適才差人到對門找你，才知你和姨太太一伙兒走了。」娘姨道：「原是的。我在先本不預備走的，因姨太太再三教我回去，我情不可卻，才隨她一同出來。她還說因一個人獨居寂寞，教我陪陪她，不必另外去梳頭了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倒很好。你的意思打算怎樣呢？」娘姨道：「我想你奶奶肯放我走，我也只可陪陪她了。她現在一個人住在三馬路上海旅館怪可憐的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那原是你的忠心，我焉有不肯放你之理，你就陪陪姨太太便了。講到她昨兒出這件事，真是神仙也料不到的，說來令人可怕，都被別人暗算所致，你大約還不知道。」娘姨回說：「果然沒有知道，此事究竟從何而起？」

賈少奶一邊梳頭，一邊將此事從頭至尾一一告訴了她，不過把自己起意邀人和引文錦到空屋中觀看諸事，和盤推在媚月閣身上。她明知梳頭娘姨聽後，一定要告訴姨太太的，卻故意叮囑她這些說話萬不可在姨太太面前提起。娘姨連連答應。梳罷頭，賈少奶又與她將梳頭工錢找算清楚，娘姨稱謝而出。賈少奶自己更換衣服，帶著魏家送來的那只首飾匣，徑往不克登，交還媚月閣，並將文錦已把姨太太逐出等情，向媚月閣說知。媚月閣心中大樂，檢點匣中金飾，幸未缺少。不過還有許多珠寶首飾衣服零物，都在伯宣處，未曾取來，媚月閣便托賈少奶代向伯宣要回這些東西。賈少奶一想，伯宣既和她割絕，未必與她更有感情，那些東西，現在他的手內，豈無乾沒之意。我若向他去要，他焉肯輕易給我。若答應了，要他不著，在媚月閣處未免坍台，就使要了來，伯宣也不免恨我強出頭，我不乾已事，犯不著結這重冤家。隨說：「這些首飾物件，我不能代你去要，因我和他住在隔壁，魏姨太太到他家去，惟有我們得見，我若幫你出頭，向他要東西，他豈不疑心你我二人串通一氣，鬧破魏姨太太這件事。或者因此一怒，不肯將你的東西交出，反為不美。故不如另托曹少奶或者甄大小姐等人為妙。他們都有財有勢，面子很大，說出去的話，伯宣決無不從之理。」

媚月閣深以為然，當夜便到曹公館，托曹少奶去要。曹少奶也和賈少奶一樣心思，不過沒有當面回絕，含糊答應下來。媚月閣信以為真，安心等她回音。不意一連三天，影響俱無。媚月閣急了，再往曹公館催問，方知曹少奶這幾天不得空閒未去。媚月閣知曹少奶吸煙人，脾氣古怪，無論什麼事，挨一天是一天，那怕火燒到眉毛，也不肯上緊，只可另托甄大小姐。豈知甄大小姐也和曹少奶一般，當面雖然答應，等來等去，永遠不給回音，媚月閣心知求人不如求己，自己雖不願意再見伯宣，但無妨差娘姨阿金前往。這時候伯宣已替魏姨太太租好住屋，自家公館，只空掛一個名兒，夜間常在姨太太處過宿。阿金連到趙公館去了兩次，未能與伯宣相遇。媚月閣命她白天往官銀行找他，果然被她尋見，說明來意，伯宣暗說不好，她這些首飾，在先原恐媚月閣托人來向她要回，故而口中雖答應送給魏姨太太，到底未敢輕動，不意一連數天，媚月閣那邊毫無舉動，伯宣只道她賭氣不要了，又被姨太太連連催索，他就放心把一匣首飾一併交給魏姨太太，家中只剩幾箱衣服。如今媚月閣著人來要，首飾已在姨太太處，勢難取出，又不能單將衣服還她，如何是好？只可放出做官的本來面目，用強硬手段，一概不還。她究竟是個女流之輩，不怕她狠到那裡去。得了主意，隨向阿金道：「你回去對她說，她已做了我家的人，膽敢背夫私逃，我不治她的罪，已是萬幸，還想什麼首飾衣服，教她休得做夢。我這裡是辦公之所，不准婦女進內，你也快給我出去。」阿金聽他講起官話來了，沒奈何空手回去覆命。媚月閣氣得幾乎發昏，急命阿金找天敏前來商量。天敏說：「他既存心乾沒你的東西，你也和他客氣不得。這班做官的最怕外國人，我們不如請一個外國律師，寫封信給他，限他三天之內，一定要還東西，否則便到新衙門告他，那時不怕他不如數還你。」

媚月閣大喜稱善，教天敏陪她去找律師。恰巧天敏與一個做律師翻譯的相識，因陪著她同到律師處，先和那翻譯接頭。這翻譯姓孔名善專，做律師翻譯已有多年，積下家資，也已不少。中西文字，並不十分通達，不過一張嘴卻很來得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沒一處插他不進。而且賺錢工夫，比眾精明，好比一把純鋼銼刀，哪怕一塊生鐵，經過他手，他也要銼些鐵屑下來，真可算得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的了。當時問了媚月閣等來意，心知是樁好買賣，便說：「這件事極為棘手，因那邊的當事人是做官的，在官場中想必很有手勢。常言道：官官相護，就是外國官也未必不偏護他。我們這裡單寫一封信是沒用的，非但不能嚇倒他，反變做知照他，使他早作準備，將來就使告他，也輸多贏少。必須預先四面佈置好了，然後可以寫信給他。彷彿捕鳥的人，預先張好天羅地網，然後開槍，就便一槍不中，也不怕他飛到別處去了。所以這筆運動費，著實要花得不少。」

天敏道：「孔先生，請你算算，大約要用幾百塊錢？」孔翻譯笑道：「幾百塊嗎？只恐一千幾百塊還不夠罷。」媚月閣驚道：「這一千幾百塊錢，可是要先拿出去的嗎？」孔翻譯點點頭。媚月閣搖頭道：「那麼這封信也不必寫了，倘若將來要不回東西，這一千多塊錢，豈不是白丟的。」孔翻譯慌忙改口道：「奶奶若不贊成，另有一個通融辦法，叫做樹上開花。譬如那些東西值一萬銀子，提二成作為我們的律師費。將來東西要到手時，便給我們二千銀子，否則一個錢不要。此法比方才說的辦法穩當，奶奶以為如何？」媚月閣想了一想道：「就是這樣罷。」孔翻譯大喜，問明了媚月閣住址，說三天之內，一準自己來給你回音便了。媚月閣等走後，孔翻譯抽出一張信紙，在打字機上劈劈拍拍打了一封外國信，給律師簽字。律師看了一看，搖搖頭，口中連說夫路夫路，把信紙撕得粉碎，自己另外打了一封信，字字丟給孔翻譯，孔翻譯接過一看，才知自己的信寫得不通，虧他毫不害羞，嘻嘻一陣憨笑，封好信，立刻命人送到官銀行去。

伯宣素不識外國字，見律師來信。不知為著何事，教人翻譯出來，才知是媚月閣請出來向他要首飾物件的，限他三天答覆。如不答覆，便要控告。伯宣慌了手腳，急忙回去對姨太太一說，姨太太也很著急，彼此一商議，說不如還了她罷，免得經官動府，有損顏面。但姨太太還有些捨不得這些首飾，委委屈屈，一件件的取出，內中有幾件心愛的，早已被她藏過。伯宣原不知共有多少，拿出一裹腦兒用手巾包了，親自送到律師處，說衣服都在公館內，教她自己去搬，首飾先行送來，請你出一張收條給我。律師命孔翻譯點一點數，開收條。孔翻譯乘伯宣他顧的時候，偷把一朵珠花塞在套褲管內，出了收條，伯宣自去。律師把首飾鎖在鐵箱內，孔翻譯當夜便到不克登媚月閣處報信，說首飾業已取到，現在我們寫字間內，明天你只須帶二千銀子來拿，還有衣服等件，都在姓趙的公館裡，你隨時著人去搬，決無留難。媚月閣見他辦得如此神速，不勝歡喜。但是二千銀子，一時無著，只得將自己常用幾件首飾做押款，打了二千兩銀子一張莊票，第二天仍和天敏回到律師處，將銀票交給孔翻譯，向律師要出手巾包，當面一點，媚月閣說內中還缺幾件貴重東西，律師一查收條，並無缺少。又問孔翻譯，孔翻譯恐查出他偷的那朵珠花，隨對媚月閣道：「你能要還這許多東西，已是好極的了，還有什麼零星物件，或者你自己漏在別處，教我們如何查得出呢。我勸你將就些罷，惹得我們律師動了怒，拚著不要二千銀子，將東西一齊送還姓趙的，那時你就尷尬了。」